

1

渠阳县,两把刀,一把剃发,一把割颈。这是我给剃头匠周良和剃猪匠陈山编的顺口溜。陈山对周良说:“你我并列,让我感到荣幸。你的刀是对人,我的刀是对猪。你整下吧,我整下吧。”你们这行是阳春白雪,我们这行是下里巴人。”周良憨憨地摇摇头说:“未必,当给日本兵剃头,修面时,我感觉还不如你。”

周良的剃头手艺在渠阳很出名,他每天会准时出现在南街集市上,好多人就是奔着这把剃刀去的。周良用一根短扁担挑着一副挑子来到集市,挑子的一头是红漆长方凳,凳腿间有三个抽屉,上边一个放钱,钱从凳面上开的小方孔里塞进去,下面两个抽屉分别放置围布、刀、剪等工具。挑子的另一头,是一个小炉灶,灶膛的木炭总是半明不灭地烧着,黑黢黢的铁桶里,微微地飘着热气,上面反扣着一个大沿黄铜盆,是烧水用的。到了集市,周良把挑子摊好,拿出一尺二寸长的条铁“唤头”,左手拿着它端在胸前,右手拿一根小铁棍,潇洒地从条铁间的缝隙向上挑去,“唤头”便发出响亮、悠长的嗡嗡声。他围着摊子打了一圈“唤头”,然后就从腰间掏出铜烟袋,蹲到树下眯缝着眼抽烟去了。看见有顾客来,他眼里马上闪出兴奋的光,“当当当”地在鞋底敲掉烟袋锅里的烟,起身把烟袋别在裤带上,过去笑脸伺候。

下午上完课,我去找周良剃头。这时集市也散了,来剃头的人不多,可以静下心来聊天。周良正在大树底下蹲着,举着旱烟袋,悠闲自在地抽着烟,看见我来了,指着凳子招呼我坐下:“大学士来了,蓬荜生辉。”

我自己兑好了水,洗了头,坐在凳子上。周良拿出了剃刀。这把剃刀确实是好钢锻造,看这刀,宽略盈寸,厚有一厘,长有一拃,配以檀香木的柄,真像是一件艺术品。近三寸的长刀,散发出温润的蓝光,刀刃薄如蝉翼,轻轻拂过面庞的那一刻,仿佛能感受到它带来的似啄似吮的独特触感。周良按住我的脑袋,只听得头顶上“嚓嚓嚓”几声响起,一簇簇湿漉漉的头发便应声落下。头顶剃完了,开始刮脸,刮胡子,直到把躲藏在耳朵边的一些乱乱绒毛也刮干净为止。

这天,我与周良聊到了太偏西。忽然,来了个人,连呼哧带喘说:“快,给我们家老爷剃头吧。挨了黑枪,要归西了。”周良说:“这活儿我接不了,你找别人吧。”挨黑枪这事引起了我的兴趣,我劝周良:“没有往外推主顾的道理。我陪你去。”

到了那家,屋里屋外站满了人。我慢慢听出门口了,挨枪子儿的是维持会的头头,为日本人杀过共产党,结果让人打了黑枪,正一口紧着一口地倒气儿呢。

周良说过,给留留的人剃头是要从后面剃,怕被临终那口气喷到。剃死人头,不好听不说,还有流年不顺的禁忌。有人急了,催促周良:“快点剃啊,趁着老爷子还有气儿。”周良拿出剃刀,从中间往前推去,然后左右分别几刀,头发干净利落落地剃下了。

周良收起了剃刀。那边人不同意:“把后脑勺也剃了。”周良慢悠悠地说:“到这儿就不剃了。”那帮人不快,骂骂咧咧地说:“为什么?这不糊弄人吗,后面为什么不剃了?”

“留后。你们是不是不留后了?”

“你怎么说话呢,谁不想留后!”

临走,周良跟他们要了一块大洋。路上我问周良:“给死人剃头真有那么讲究啊?”周良笑笑:“没有啊。这个主儿我知道,杀共产党,早该见阎王。我故意耍耍他们,让这家伙到了阎王爷那里也不好托生。”

2

今天来的这个主儿满脸横肉,脸上长满了痤疮,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儿,真是“刺猬的脑袋——不是好剃的头”。他大大咧咧往凳子上一坐,跷起二郎腿。周良赶紧翻开扣在炉灶上的铜盆,舀两瓢热水,伸出手指头试一试温度,感觉水温恰到好处,就甩开围布,准备给他围上。那人掏出哈德门烟卷,弹出一根,叼在嘴上,点着火,深深地吸了一口。周良说:“水温正好,您老先洗洗头。”那人一口烟朝周良喷来,把俩牛眼珠子一瞪:“没看见爷我正抽烟吗?”周良没理他,拿起剃刀,往炉灶边挂着的黝黑发亮的备刀布上“噌噌”地荡刀。

他的烟抽完了,把烟屁股一弹,“飞出去老远。”听说,集市上数你的手艺不赖,我这个脸可以刮吗?”他指着布满红痘的脸。

“这是酒刺,还不少,您老是有福之人哩。把心放肚子里吧,肯定给您收拾得干干净净。”周良说。一般的剃头匠,谁也不敢揽这样的活,因为这样的脸一上刀,一不小心就要刮破痘,要是流血,弄得整条毛巾都是血渍。

他瞪起那双牛眼:“我这酒刺,割破了一个,罚你一块大洋。”

周良也来了气,问他:“那要是不割破呢?”

“不割破是你应该的,总不会每个主顾都给割得头破血流吧。”

哪有这么不讲理的!周良没好气地说:“那这可保不齐,要不您老去别家!”

“这不扯淡吗。你在这支摊,有活儿又不接,我看你这摊子干脆砸了!”

“别价,砸了我上哪儿喝粥去。”周良沉着地俯下身,按下他的脑袋,一下一下撩水洗起来,然后,把一条热毛巾敷在了他的脸上。

这个头的确不好剃,满脸的痤疮不说,头发里还有痞子、痱子,脖子上有鸡皮疙瘩,小肉赘,后脖颈上面的皮肤还是松弛的,拱出一道一道的肉棱。周良看准了他的头部状况后,便从容地拿起了剃刀。

周良右手执握剃刀,刀刃向下,用右手的拇指抵住刀身凹面的刀窝,食指和中指按住刀柄,无名指和小指上挑,指根抵住刀柄,靠手腕的动作来运刀。他先从右边鬓角起手,手稳,刀平,刀刃成斜角,顺着头茬儿走,从鬓角、后脑至脖颈,最后刮头顶。然后再打另一半头的肥皂,从左鬓角到脖颈,再到头顶顺刮一遍。这是头遍,叫打糙儿。接下来是第二遍,先用温水把毛巾浸好裹在右手,将头转圈擦一遍,之后再拿刀钱茬儿刮,从脖颈往右上刮。两遍下来,再用毛巾从头至脖颈擦洗干净,头就剃好了。这人一直惬意地闭着双眼,肯定是感觉舒服了。

周良轻轻捅了他一下,说:“好了。”他起身照了照镜子,那双牛眼一眨不眨地瞪着,看到自己的发须一根不剩,而痘竟然没有割破一个,由衷地赞叹说:“不赖,跟有个小抓手挠似的,舒服,往后我这脑袋就交给你了。”

“别价,一洒酒刺一块大洋,准让我倾家荡产。”周良开始慢悠悠地收拾东西。

他掏出一块大洋,“当啷”一下扔在铜盆里。周良赶忙把大洋拿起来递过去:“我找不开,麻烦您给零的。”

“这就是爷的零钱。”他撇着嘴,趾高气扬地迈开步,

一扭一晃地往前走。

周良赶紧追上去,把大洋塞进他的兜里:“承您赏光。您慢走。”

3

县教育局举办宣传“治安强化运动”的演讲比赛,每个学校出两名选手参加。渠阳师范学校是我和木兰参赛。校长说,你们是学校双璧,只有你们才能在河北省公署出人头地,把冠军奖杯揽入怀中。木兰死活不愿意参加,她一甩袖子从学校出来,她的书童胡宽赶紧追上去。到了傍晚,还不见她们回来,我便到外面去寻找。转来转去,我到了南街,远远地看到木兰和胡宽在周良那里。

我过去,对木兰说:“你这头真不好剃呀。”

木兰说:“我才不给日本鬼子念喜歌呢。”

周良说:“不想去就不去,毕竟你们还是学生,这样的事能不掺和就不掺和。”



樊云洪

“你不去念喜歌,别人也会去念。”我跟木兰讲,“你愿意看着别人在神圣的文庙前大放厥词,讴歌‘中日亲善’吗?”

胡宽愤怒地呵斥我:“这不是把小姐往火坑里推吗?”

木兰沉思了一会儿,说:“好,我去。”

周良说:“比赛那天,我不出摊了,去给你们捧场。”文庙院里,用苇席搭了一个棚子,上面贴着标语,标语是用红、绿、黄三种颜色的纸,裁成大大的菱形纸,每块上面一个字,组成“建立东亚新秩序”“中日亲善”等句子。由于下了雨,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,雨水和着墨汁洒下来。席棚里面站着我们演讲的主题——《国民的理想》。

万万没想到,比赛时,木兰大讲普通百姓“天下太平,五谷丰登,子孙满堂”的理想,只字不提“中日亲善”。

比赛结束,等我们准备离开时,侦缉队的过来要把木兰带走,说木兰的表现破坏了“中日亲善”,破坏了“共存共荣”。

正在我手足无措之际,有人拍了拍我的后背,我一回头,是周良。我当时就火了:“你就是这样捧场的吗?他们张牙舞爪地抓人,你连个屁都不放!”

周良赧然地低下头:“咱就是个手艺人,一介草民,能管什么用?”

三天后的中午,我和胡宽去周良那里,见他只是胡乱吃了块烙饼,就一直默默地抽烟。他把烟袋从嘴边拿开,眼泪下来了,期盼地问:“小姐有消息了吗?”

“你精心伺候的那个满脸长包的家伙,就是侦缉队长刘长宇,就是他抓了小姐,真是连畜生都不如!”胡宽急得声音都变了。

原来刘举看上了木兰,想让木兰嫁给他,就借演讲发难,扣押了木兰。木兰的家人去找刘举,问他要多少钱可以赎人,刘举说:“我不缺钱,我缺人。把西施找来,木兰就可以回去了。明白吗?”刘举逼着胡宽去说服木兰:“说通了,有花轿坐;说不通,就坐班房。”胡宽不从,就被打了出来。

周良无奈地说:“你看看这集市上,为日本人卖命,最飞扬跋扈的就是刘举。”

我问:“刘举现在还是找你剃头、刮脸?”

“是,他使唤惯了。”周良茫然地看着我。

我从身上掏出一个小纸包,递给周良:“你把这毒药浸入水中,然后将剃刀泡在里面,等到给刘举刮脸时,只需刮一个小小的口子,就能要了那小子的命。”

周良愣愣地看着我,好久才摇摇头:“不行,我不能乱了这行当的规矩,给祖师爷蒙羞。”

“那你就等着给小姐收尸吧!”胡宽哭着跑了。

4

这天快到晌午的时候,刘举带了三个日本兵过来,非让周良剃头。周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日本兵,唯恐哪里出差错给自己惹祸。一个头剃下来,早已经汗流浹背了。刘举说:“哪天你就去侦缉队得了,当个御用剃头匠。”周良说:“您抬举,我可没那个福。”

两个日本兵闲得无聊,盯上了集市上一个孕妇,在争论那孕妇怀的是男是女。刘举哈着腰,跟狗似的在鬼子身边打转:“太君,我把她叫来,你们摸一摸就知道了。”

怎么摸得出来呢?刘举解释:“上怀,肚子比较圆,就是小子;下怀,肚子比较尖,那就是闺女。”鬼子一听乐了,摸!

刘举不由分说把孕妇拽过来,蛮横地说:“让太君摸摸,看看是闺女,还是小子。”

那孕妇一听,脸就变了色,使劲地挣脱了刘举的手,转身就跑。

刘举看着孕妇挺着大肚子跑步,动作很是笨拙,不禁哈哈大笑。鬼子冲他挥着手,他赶紧止住笑,迈步去追。按说,刘举的步伐,很容易把孕妇追上,可他偏偏不紧不慢地撵着,挤对得孕妇满头大汗,一步一个踉跄。集市上的人看着这令人心酸的一幕,敢怒不敢言。

突然,孕妇猫下腰去捂肚子,裤脚下面滚出一股热流。一个老太太嚷道:“羊水破了,赶紧躺下,再折腾下去就是个人命啊!”见刘举停下脚步,站在原地没动,大家这才敢围上去。

“这下正好,接生婆都省了,快看看是男是女。”刘举站在一边大笑着说。

好在老太太处理及时,孩子顺利出生,孕妇也捡回一条命。众人散去时,已是傍晚。

周良目睹了这一切,他靠在树上,脸色蜡黄,像得了一场大病。

5

转天一早,我去找周良,周良非要给我剃头,他一边剃,一边说:“今天你这个头是我这辈子剃得最用心的一次。”

“以前没用心吗?”

“用心,当然用心。你们这些读书人,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,我哪敢不用心。”

这时,刘举跟着个日本人过来了,冲着周良大嚷大叫:“快剃!快剃!”

周良恭顺地说:“好嘛,这就得。”他俯下身小声问

我,“前些天跟你说的事,就是那匹枣红马,你备好了?”

我告诉他已经跟掌柜的说妥,钱都付了,随到随牵。“那你完事就去牵马吧。我去八门城随个礼,得跑百十里路呢。”

“别唠嗑了,滚一边儿去。”刘举抬腿踢了我一脚。

“今天你好歹伺候伺候米田太君。”刘举撇着屁股刷起了铜盆,腰后的手枪在屁股上一翘一翘的,像小啄啄米。

我瞪了刘举一眼,解下围布,抖搂干净,然后一边拿小笤帚扫头上的发茬,一边示意周良快去招呼那个日本人。刘举一边给米田洗头,一边炫耀地说:“剃头的,你知道渠阳最大的官是谁吗?”

“小人不知。”周良愣在原地。

“好好看着,这位米田太君是咱守备队队长,整个渠阳都是他说了算。”

周良突然六神无主起来,脸色难看得很。他哆嗦着用眼角扫着那个日本人,舌头好像打了结,说不出话来。刘举得意了:“好好伺候,太君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“你快走,我该干活儿了。”周良忽然举起了烟袋,敲了敲我,低声说,“把那匹枣红马给我备好,剃完这个头,我就用。”

“没问题,牵着就走。”我心想,周良今天怎么有些反常呢。

看他魂不守舍的样子,我很想站在一旁,给他壮胆,可是周良非要赶我走。没办法,我只好一边慢慢往外挪着步子,一边偷偷关注着他手里的动作。

周良小心地给米田梳理头发,米田的头前凸后凹,老百姓管这叫“前门楼后倒座”,活像一块芥菜疙瘩。周良的手一直在抖,好不容易把米田的头发梳平理齐。他拿出剃刀在备刀布上不停地荡,那刀口在阳光下泛着青光。米田一看,挥动双臂,冲周良吼起来。原来米田害怕周良的剃刀。周良赶紧解释,这是剃刀,用来剃头发的。周良伸出胳膊,用剃刀剃了几下自己的汗毛,噗地一吹,汗毛飞出去,米田这才拧着眉头,不再言语。

周良把剃刀夹在右手的食指与中指间,用其余八指去给米田的脑袋按摩,先用两手拇指在头部眉弓以上由中间往两边平行直推,动作轻柔、缓和,有节奏地回旋移动,然后用两手掌由太阳穴往下直到下颌的部位直推,再用拇指点按,用掌根按太阳,动作连贯、协调,由轻渐重。米田舒服得卸下了防备,慢慢闭上了眼睛。周良把米田的脑袋一会儿摆向这边,一会儿摆向那边,没多久就听到了如雷的鼾声。

周良虽然额头上沁满了汗珠,但手上的动作越来越沉稳,看来是不紧张了。他抬起头四下望着,我们的目光隔了好远还是相遇了,只见我冲我一笑,用下巴示意我快快离开。我这才放了心,加快脚步奔向马市。

身后突然一声闷叫。

我回头一看,周良正挥着剃刀,剃刀在阳光下闪着刺目的光。周良用剃刀割开了米田的喉管,一股黑血汨汨地喷射出来。

周良把米田的尸体一推,快步朝我这边跑过来,远远朝我喊道:“快,快去牵马!”

我疯了似的向马市飞跑,周良惊慌失措地追在我后面。

这时,身后响起了接连不断的枪声,就听到周良一声惨叫。我回头一看,只见周良的身体还在向前俯冲,脑袋已经栽到地上,身子依惯性朝上撅起,整个人都要倒立起来,随后便嗽的一声,摔倒在地上。

远处,刘举举着枪追了过来。

我赶紧加快脚步,跑到了马市,蹿上那匹枣红马,双腿一夹马肚子,飞也似的奔驰而去。

6

其实我知道,周良一直在找机会杀刘举,却临时改变主意杀了米田。

日军守备队队长被杀,在渠阳县引起轩然大波,刘举怕事情闹大,连夜便放了木兰。日本人觉得周良一定是共产党,把他的尸体吊在了城门示众。

几天后,我才敢再去集市。

南街集市,骄阳似火,风把棒子皮,麦秸吹得乱飞,几处马蹄印里,顽强地冒出几根鸡爪子草。走到周良曾经摆摊儿的地方,我停住了脚步,看着地上干涸的血迹,

魂儿像被吸走了一样。阳光刺过来,照进旁边的草丛里,有什么东西反着明晃晃的光。我使劲揉揉眼,走上前扒开杂草,发现了躺在草丛里的那把剃刀。我举起剃刀,看到刀刃在骄阳下幽幽发亮,折射出耀眼的光芒。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四〇期
抗战作品专版

太阳落山了,我站在家乡的土地上,望着浑圆的落日,晚霞映红了天边,映红了山峦,也映红了家乡的土地。

我的家乡在辽西北一个安静的小山村,我的爷爷是一个厨子,在当地小有名气,十里八村的人家里摆席都会来找爷爷去做灶厨。爷爷有一双巧手,灶台上,他左手握着祖传的桑木锅铲,右手虽缺了根小指,但并不影响他的好厨艺,用不了多久,准保能做出香味四溢的饭菜来。

爷爷的小手指是在1937年冬天给抗联战士送饭时冻掉的。那年冬天,家乡格外寒冷,一场大雪过后,土地被大雪覆盖。多日来,人们自发组织起来,偷偷地给山里的抗联战士送饭。爷爷是有名的厨子,送饭自然少不了他。

乡亲们都会配合爷爷,送来面粉和蔬菜,一张张经爷爷手烙出的大饼又薄又香,再配上乡亲们自己家种的大白菜熬的汤。没想到,有一次送饭时,由于天气太冷,爷爷又没有手套,拎着饭的小指头长时间勒着,导致血液不流通,冻得没了知觉,最后竟被冻掉了。

1943年深秋,一天晌午,三个穿灰布军装的陌生人来到我家,蹲在灶台边啃饼子,其中一个精瘦汉子突然对爷爷说:“老哥,听说

从湖北的抗战史料中,读到一位老领导名叫漆少川,他在鄂东组建抗日游击挺进队,是打响鄂东抗日第一枪的人。在记述漆少川的文字中,提到了一个人物,大家都叫他“扒墙王”,他没有真实的名字,但有关他的一段记载,令我念念不忘。

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,漆少川任第五大队三中队队长。有一次,三中队在敌后费尽气力,筹集到了一批银元和药品,存放在军阀萧耀南在黄冈的旧居里。这个旧居高墙大院,门口还有哨兵站岗,很是安全。但就在这天夜里,银元和药品却被人盗走了。游击队派人四处侦察,很快就把这个人抓住了,银元和药品也找回来了。

这个人被带到漆少川面前,此人三十来岁,穿着一件破烂长衫,由于长期没有洗过,已经变得皱皱、旧旧的。漆少川问他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那人颤颤巍巍地回答:“长官,我没有名字。”漆少川又问:“你是哪里人?”那人说了一个村名,是漆少川老家团风县的一个村子,漆少川知道,那里住的都是穷苦人家。漆少川叫来给那人松了绑,让他坐下,还拿了衣服给他换上,并嘱咐炊事班煮一碗面条来让他吃。漆少川叫来给那人松了绑,让他坐下,还拿了衣服给他换上,并嘱咐炊事班煮一碗面条来让他吃。在那人吃面条时,漆少川便同他聊天。那人姓王,自幼学做砌匠,别人都叫他“砖头”。“砖头”后来被抓壮丁当了兵,逃出后又被抓住关进了监牢。他扒墙洞从监狱里逃了出来,之后便四处流浪。他因为从小学砌匠,去世的师傅教了他一个绝招,扒墙拆砖。师傅告诉他,这招只可保命逃生,不可害人。他因为没有生活来源,偶尔偷一些富人家的钱财活命。

他看萧家高墙大院,是个富人家,便扒墙进去偷盗。他拿了银元后,看到旁边还有个纸箱子,就顺手拿走了,不知道那

是药品。

他吃面条时,漆少川对他讲了新四军抗日的情况,讲了共产党为老百姓做事的道理。那人听完放下饭碗,跪到漆少川的面前说:“长官,我长到三十多岁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,我错当了新四军的东西,我有罪。我也是穷人,我也想参加新四军打鬼子。”漆少川拉起他说:“你不知情,知错就改,很好!我们欢迎你加入新四军!”

漆少川拉起他说:“你不知情,知错就改,很好!我们欢迎你加入新四军!”

在新四军的游击队里,他被人叫做“王砖头”。

日军从武汉到黄州、团风的公路上,有一个军事据点叫宋家墙,也是一个小镇子。日军的据点就建在小镇的制高点上,四周挖了一道五六尺宽的壕沟,蓄了一丈多深的水,岸上围了一圈铁丝网,只留一座吊桥作为进出口。据点里,驻扎有12个人的鬼子分队,配备了机枪、掷弹筒和长短枪等武器。据点里的鬼子经常出来,到四乡祸害老百姓,老百姓都希望新四军把这个据点拔掉。漆少川也决心打掉这个据点,他精心地谋划着,决定巧用“王砖头”的特长,来打这场袭击战。

1939年,刚刚过完年,时值2月的一天晚上,雨点夹着冰雹雪花,伴随着北风刷刷

人们说您变作了一片森林
绿遍了燕山蓟水之间
八月初过的“三盘暮雨”
化成一片火红的山岚
星移斗转,包森将军
您走后整整八十三年
野狐山上的松树林
依然牵挂着您远去的足音
苍翠葱茏的山岗上
记得您倒下的那个瞬间

神话
跃身缴获的日军战马
您誓死守卫着燕山大地
“打仗碰见包森”——
成为冀东日寇的噩梦
包森,家乡的抗日英雄
用三十一岁的青春年华
将民族尊严刻写在长城的碑石上
殷红的血滋养了绿色峰峦

是药品。

他吃面条时,漆少川对他讲了新四军抗日的情况,讲了共产党为老百姓做事的道理。那人听完放下饭碗,跪到漆少川的面前说:“长官,我长到三十多岁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,我错当了新四军的东西,我有罪。我也是穷人,我也想参加新四军打鬼子。”漆少川拉起他说:“你不知情,知错就改,很好!我们欢迎你加入新四军!”

漆少川拉起他说:“你不知情,知错就改,很好!我们欢迎你加入新四军!”

在新四军的游击队里,他被人叫做“王砖头”。

日军从武汉到黄州、团风的公路上,有一个军事据点叫宋家墙,也是一个小镇子。日军的据点就建在小镇的制高点上,四周挖了一道五六尺宽的壕沟,蓄了一丈多深的水,岸上围了一圈铁丝网,只留一座吊桥作为进出口。据点里,驻扎有12个人的鬼子分队,配备了机枪、掷弹筒和长短枪等武器。据点里的鬼子经常出来,到四乡祸害老百姓,老百姓都希望新四军把这个据点拔掉。漆少川也决心打掉这个据点,他精心地谋划着,决定巧用“王砖头”的特长,来打这场袭击战。

1939年,刚刚过完年,时值2月的一天晚上,雨点夹着冰雹雪花,伴随着北风刷刷

人们说您变作了一片森林
绿遍了燕山蓟水之间
八月初过的“三盘暮雨”
化成一片火红的山岚
星移斗转,包森将军
您走后整整八十三年
野狐山上的松树林
依然牵挂着您远去的足音
苍翠葱茏的山岗上
记得您倒下的那个瞬间

神话
跃身缴获的日军战马
您誓死守卫着燕山大地
“打仗碰见包森”——
成为冀东日寇的噩梦
包森,家乡的抗日英雄
用三十一岁的青春年华
将民族尊严刻写在长城的碑石上
殷红的血滋养了绿色峰峦

下落,全村人都有生命危险。村民们面面相觑,不知道如何是好,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爷爷突然抡起炒菜的铁勺砸向日本兵,村民们趁机一拥而上。勾柄上那深深的牙印,就是爷爷被按在地上时咬出来的。后来幸亏抗联战士及时赶来救援,用爷爷做饭的那口铁锅给乡亲们熬了顿野菜粥。

抗战胜利那天,爷爷用珍藏的最后半碗白面,给全村烙了73张荷叶饼。铁锅烧得通红,饼子上的焦痕拼出了“胜利”两个字。全村人齐聚在我家,围着爷爷像过年似的又唱又跳。

后来爷爷走了,全村人为他送葬,奶奶还特意把爷爷用了大半辈子的那把桑木锅铲跟爷爷埋在了一起。奶奶抹着眼泪说,他这辈子喂饱过上百位抗联战士,也送走过许多抗联烈士,值了。

听着母亲深情的讲述,我仿佛看见爷爷站在灶台前,用缺指的手掌摩挲着锅沿说:“大饼烙好了,该出锅了。”铁锅烫着油光,桑木锅铲浸透了岁月的血汗,那上面映照过的,何止是人间烟火、岁月艰难,更有着一名普通中国人骨子里的爱国情怀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